

[新艺术书房]
新艺术书房

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随笔

Evasive Discourses

Jottings of 25 Young Artists

闪烁
且辞

CHINESE LITERATURE BOOK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随笔

闪烁 其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闪烁其辞：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随笔/夏涵 选编.
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3.8
(新艺术书房)
ISBN 7-5339-1740-5

I.闪… II.夏… III.艺术-随笔-文集
IV.J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8643 号

可点击 <http://newartist.zhuti.com>

(零主题网站·书影飘扬栏目) 参予本书讨论

闪烁其辞	
中国当代新锐艺术家随笔	
夏 涵 选 编	
策 划 夏 烈 责任编辑 夏 烈 封面设计 成朝晖 内页设计 张坚华 徐忠波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：310006 电邮：Zjlaph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：787×1090 1/16 字数：380 千字 印张：14 印数：0001-5000
	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740-5/I·1530 定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序



马原

很高兴有机会为青年艺术家出色的文字喝彩。

近几年我经常大放厥词，说读字时代结束，读图时代将全面替代；说小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死亡期。我的同行中许多人不以为然。其实我中断小说已经有十年之久，然我并未停止创作。我写了几部话剧，几部电影，也参与了一些电视节目的企划与制作。我也曾几次起意学画，我朋友们中间有几位杰出的画家比如何多苓、韦尔申、孙良、于小冬，这使我有机会拜友为师。一句话，我的个人兴趣几乎完全由字向图转移。当然更重要的，这也是时代的大趋势。纸媒辉煌了两百年，造就了无数文字英雄。现在新媒质登场了，图像重新有了用武之地。而主要依托纸媒的文字行将退出主流位置。

这本书的作者几乎全数是造图英才，有做DV电影者，有画家，有书家。他们以图为主业，间或弄字却比职业写家绝不逊色。想来也是，我自己多年前就声称受惠于多位大画家高庚、马蒂斯、戈雅、波提切利；受惠于多位国画大师傅抱石、黄宾虹、马远、朱耷；受惠于多位书法大家林散之、王铎、米芾、李北海。受惠之余也在他们也许不多的文章中窥见到真知真气。以图为鉴，是对文字的特殊观照，精图者转而弄字几乎全无阻隔，经常溢光流彩。盖因其只眼独具，锐利且精准。用图说事有太多的自由，或上或下，或动或静，或进或退，或左或右，让我好生羡慕。尤其是活动影像，有DV助阵如虎添翼。这是有更多生气的一代，更多的手段使你们有更多表现欲，也有更多角度，更多见识。我好想加入你们。

不是虚词——向你们学习！为你们喝彩！

03.2.18上海同济北苑

闪烁其辞

目 录

单元 A：影视、新媒体 /1

朱传明 /3

路边的注视

刘 桦 /6

五日

杜海滨 /10

关于盗版 关于 DV

自述一：关于《高楼下面》

自述二：关于《铁路沿线》

高士明 /23

致朋友的一封信

词语的温度

关于电影叙事

曹 斐 /30

用影像作画

蒋 志 /33

不知道，或意不达词的札记

附体，和一个控制不住的吻

关于身体：尸体

关于身体：一支烟

关于身体：易死

单元 B：水墨 /41

王 剑 /43

断续的记录

王 犁 /51

印证自然·九五西藏之行

mpg55/05

闪烁其辞

目 录

- 房间
- 在阅读中成长
- 兴坞销夏录
- 丘 挺 /72
- 金沙港记事
- 杜小同 /77
- 无 题
- 李 颀 /80
- 小屋笔记
- 无 题
- 生活在别处
- 天魔的传说
- 陈晓峰 /97
- 步迷途
- 蓝爵士
- 黑泽明
- 金心明 /101
- 白昼
- 在无边的空虚里找到支撑的点
- 笔墨的空间(节选)
- 周 颀 /108
- 走过夏天
- 扬庄随笔
- 艺术·生活(笔记摘抄)
- 曾三凯 /118
- 习魏小叙

闪烁其辞

目 录

单元C：油画、版画 /123

王田田 /125

学艺心电图

关于艺术家

关于旅行

我的 80 年代

王 谦 /132

引子：我的童话

现代艺术

“回归视觉”与意境

班主任工作小结

夏俊娜 /140

艺术的时代

今日说法

鲁利锋 /147

石版画小记

告 别

去喝茶

檀梓栋 /158

画室随笔

自然·情感·真诚

作品解说

单元D：书法 /169

尹海龙 /171

书法创作中的制作倾向

闪烁其辞

目 录

莫 武 /174

在路上

鲁大东 /180

往事重现

单元E: 建筑 /185

叶长青 /187

平直之间

孤独与空寂

柏林七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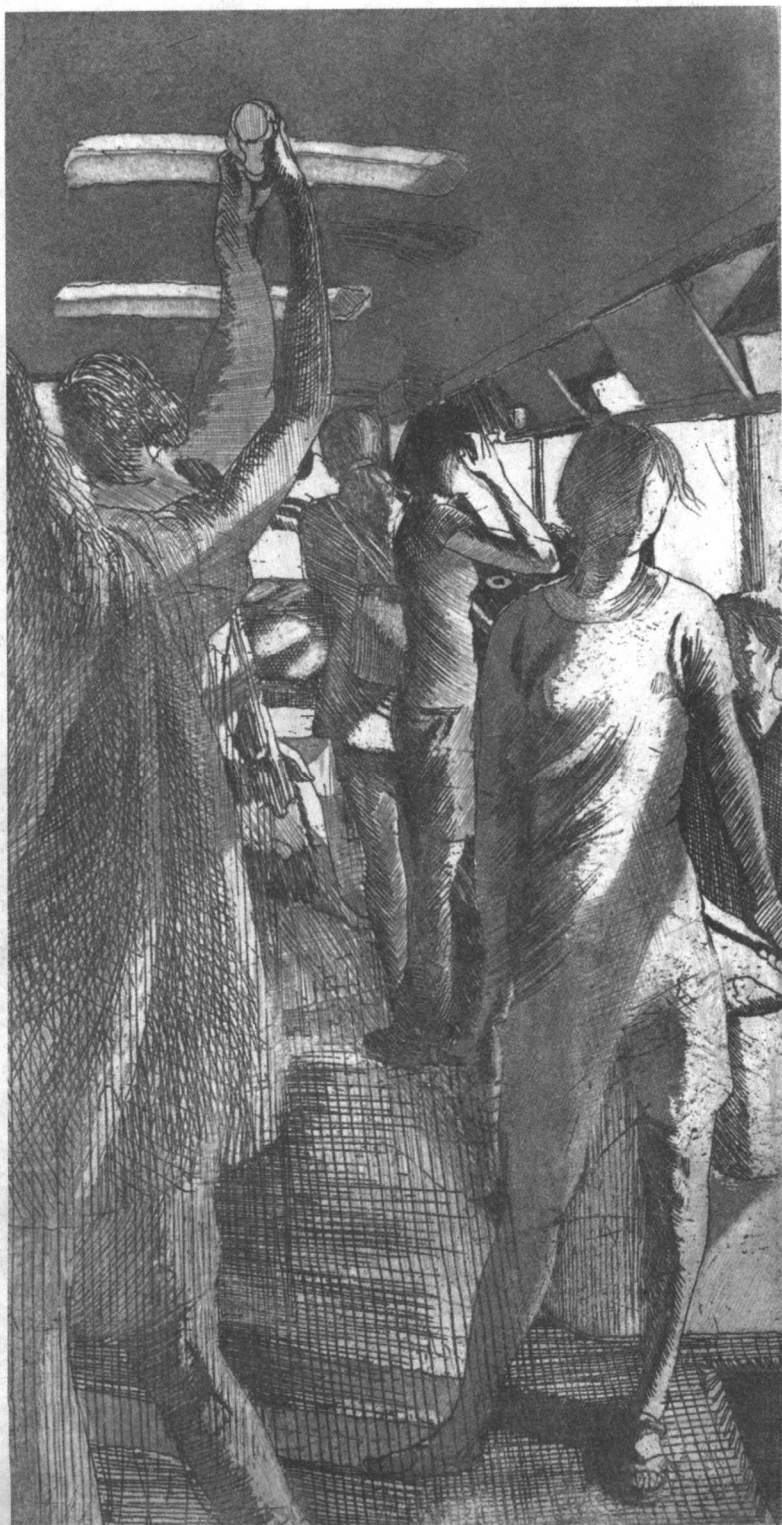
柳亦春 /201

生活的品质

一个依然迷乱的话题

编后记 /211

单元 A 影视、新媒体
Evasive Discourses



公共汽车
24×12cm
铜版画
檀梓栋
1997年

路边的注视



朱传明 1971年生于江西庐山茶场，初中毕业后考入技工学校；1991年至1996年在九江石化总厂动力厂锅炉车间任司炉工；199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图片专业，2000年毕业。

现居北京。曾发表过一些诗歌、散文和小说，影像作品有纪录片《北京弹匠》(60分钟，1999年，获该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优秀作品奖)和《群众演员》(70分钟，2002年)。

在没上电影学院之前，我就有一个朦胧的想法：希望有那么一天，我能一个人拿着机器去拍我自己感兴趣的東西，就像作家用笔写作，轻松而又无拘无束。

然而现实不是这样的。无论拍什么，无论什么规模的拍摄，都是兴师动众、吆五喝六的阵势。好像惟其如此，才能显示出职业的尊贵、与众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霸权地位。

这是我十分反感和厌恶的。面对陌生的镜头和隆重的阵势——更多的人把它看做权力和权威的化身，人们往往是手足无措、语无伦次。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真实，但我更渴望一种近乎谈家常似的拍摄，一种几乎是生活本身的翻版的影像——那是没有任何外加权力干扰的画面。

在我有机会学习摄影专业之后，在我有机会得到一台摄像机并随之拥有拍摄权利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镜头对准了这个城市的底层。这是一个外地来京打工的弹棉花匠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份的一个傍晚，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。当时，天快黑了，经过塔院小区的一个拐角处，我停了下来，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，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。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。在他的背后，两堵墙的夹角，用塑料编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。旁边立着一块板子，写着粉笔字：加工棉花被套。显然，这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仔，做着弹棉花的生计。他的头发、眉毛、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。



《北京弹匠》剧照



《北京弹匠》剧照



《群众演员》剧照：王刚



《群众演员》剧照：帮主

我站在马路对面，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、添火。显然，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正在做饭。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，神情悠然，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，累了，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，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，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。

我走上前，蹲下去，和他聊了起来，很快我们就熟了。他叫唐旦震，湖南零陵人，二十四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，那天的晚饭，我们就在一块吃的，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，在那车灯明灭、空气微冷的街头。

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。其实同他一样，我也来自民间，来自底层，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，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，不用唯唯诺诺，不用担心说错了话，得罪了谁，不用害怕人事、圈子等让人头痛无聊的东西。

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，最大的困难总是机器，如果不是机器原因，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感谢两个人，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，是他的“超八”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，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。当时，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，我们互相错开，用他的“掌中宝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。

拍摄进行得很顺利，他的窝棚离我所在的学校骑车就十五分钟的路。我时常过去，聊天，吃饭，喝酒，拍摄。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，熟视无睹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拍摄中留给我的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，照度的不够，以及电池的短缺。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，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。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。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向我袒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。但作为一个纪录者，我的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，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那个场景。当时，我是一声不吭，以免破坏了现场。出来后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，作为记录者，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；作为人，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感，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。

——就像一柄双刃剑，刺中别人的同时，也刺中了自己。

片子在日本获奖后，很多人跟我聊起时说，你的选材好，

弹棉花的，外国人喜欢看。其实，对我来说，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，还是拍一个捡垃圾的人，职业，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，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，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，他的彷徨与失落，等待与绝望，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。在这个人人向前，高喊着“爱拼才会赢”的时代，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、被踩踏的人？因此，在片子中，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弹匠的职业特征（只在片头和片中用了一点点弹棉花的情景），而突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友情、亲情、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。他有和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的情感与欲望。我希望我的片子对这些的呈现，都是朴素而真实的——真实的背后是人性的卑微与悲剧性。

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，因为我们并不具备去嘲笑什么的优势。相反我被感动了，我体会到那些愿望就像泥土一样质朴，但却被压抑着。

另外一个我经常遇到的问题：弹匠现在在哪里？的确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。片子拍完了，人家回家去了。片子跟他毫不相关，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，也不能改变他什么，相反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只能给他带来伤害。

有时想想，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。

但我还在拍。我仍然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：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，集市上拥挤的人流，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，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……他们的呼吸像暗流一样汹涌，被裹挟而去。

我竭力使自己冷静——在路边注视那些在路上的人。这种注视使我感到忧伤而幸福。



《群众演员》剧照：北影



《群众演员》剧照：李文博



《群众演员》剧照：包荷花



刘犇 1972年8月生于北京。1988—1992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，1992—1996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。现任北京青年报社美编，多次参加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伦敦、德国汉诺威等地举办的国际影像活动。

五日

第一日 怎么办？

妈的！面对邱志杰留下的烂摊子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充斥空间，如果我这样做下去，我们的展览会变成六场关于玻璃架下的show，而不是我们起初想要的“互相延续，否定或是刁难……”我必须得改变这里的空间结构，我很想认真的和观众谈点什么，可谈什么呢？有他妈什么好谈的呢……哲学，人生，可惜我书读得少，来看展览的人多半都能给我上课，那我不惨了，见了人就得叫老师，又降了一辈……去他的吧，先把杭州的作品做了吧。

第二日 阳光下

我叫来了四个工人帮我搭脚手架——为杭州展览拍摄用的，这不用我操心，让他们去干吧。我得想这怎么办？还是这个烂摊子，打开振华的冰箱，哎！先借一瓶啤酒，外面天气好的不得了，我狂喝在阳光下，思潮翻滚，我不想把作品做的太累，太巧夺天工，那也许是一件好作品，那不适合我，虽然我想象力丰富，但我做不出来，我懒！我只想表达我对人民生活的意见，哪些生活更好，有意思，对现在的流行生活方式以及相关体制的反思，标榜自己的生活状态——生活是很重要的，但不是严肃的。我想把流行生活，通过我的主



福音·传说

观思想转成冲击力，就如同狂欢后的空虚感，刺痛着我们……再借一瓶，我狂喝在阳光下，这么好的天气我干吗老是想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我现在只想组织一次狂欢活动，这儿的场地真不错……好！好好！这就是我的作品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用看，要看的只有美女，美酒和美食，还有拉丁舞曲，大家只用社交，什么也不用想了，我解脱了，大家也爽了！当我看到脚手架时，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大的烤全羊的架子，烧的红红的，全羊漫天飞舞，太棒了！我激动不已——想着周末狂欢社交活动！

第三日 魂斗罗

这天一点我就约了振华和王卫去酒馆，哪他妈有这么一大早就喝酒的呀？我一边骂自己一边吃羊肉串，一边兴奋的谈周末狂欢，振华说他觉得应该让观众在不同空间穿行，这时我的大脑里出现了《魂斗罗》的景象，太牛了！我最近太容易激动了！这样我也不用花钱请大家吃饭了，恰恰相反，只有大家帮忙我的作品才能得以实现，且大家也什么都不用看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管走，和我的初衷更吻合，它改变了展览中的观众、作品、作者之间的关系，简直是乱伦。

我决定把整个展览厅搭满脚手架不留一点空隙，观众一进来就得上脚手架，我把脚手架设计成游戏里的模样，高高低低的，只有通过梯子才能走动，而我再雇八个人每人扛着一把梯子在里面上下走动，不以观众为转移，观众要等到他们经过时才能走，路线完全是偶然的，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再加上那熟悉的《魂斗罗》的声效，一定很棒。哈哈！这下我爽了！

第四日 这帮孙子

这句话是我这天说的最多的，当脚手架快完工时，我得知参加展览的人中只有王卫能来，邱志杰、石青、张慧去了杭州，乌导在拍片，他妈的！这帮孙子！真不够哥们！我的展览他们也不来！更糟的是有很多人不能来，一帮人也去了杭州，还有很多在国外，这天我心情糟透了，简直是天妒英才！！晚上从天堂这帮孙子给我打电话，对我表示了“关怀”，我可没空理这帮孙子，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——要不要



秘密



疯狂竞赛



游戏



设关，加一些娱乐性进去？王卫和振华都建议过我，这样是更丰富，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会破坏我的初衷，潘文漪也觉得还是单纯点好。

第五日 跳闸

下午三点半展出就要开始了，我发现灯光不够迷幻，但什么都来不及了，我的前期工作做的太差了，这时突然电没了——跳闸了！我的工人开始检查电路，原来是插线板湿了，换！一会儿就好了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但没过几分钟又跳闸了，这时振华向他保证不会了，这时已是二点半了，又换过电线后，线路正常了。我们坦然的去吃饭，留下一个工人清理场地，吃到一半，工人跑过来说他触电了，又跳闸了，我有了重大的发现，原来邱志杰上次的菜刀和钢丝上都



家

带电，他的作品太“棒”了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掉所有的电线和钢丝，这时场地里一片混乱，观众已在门口等了！幸亏这些人手快，三点半，我像导演一样说：开始！一个表演者一脚把电脑的电源线踢掉了！当电源重新接好时，游戏的文件被损坏，只有声音没有图像！王郁洋空坐在电脑前，展览开始了，我发现振华在哭泣，他的电脑……